

落日崖上，殘陽西下，只見一少年眺望遠方，身後一隻金黃色大雕顯得高大無比。

腦海裡不斷呈現著那熟悉的畫面和聲音。“過兒，過兒，你在哪啊？”楊過又想起了她，沒錯，正是小龍女。

襄陽一戰後，楊過跟小龍女回到了古墓裡過上了無憂無慮的生活，他們本打算不再過問人世間的事情，拋去煩惱，終老古墓，結果卻還是未能如願。

在楊過與小龍女在古墓裡生活的十年裡，江湖上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殺戮，其中包括以黑炫幫為首的幫主洪元生更揚言要為師傅金輪國師報仇，十年裡不斷尋找楊過和小龍女的蹤跡。洪元生是金輪國師在西藏時收養的一個孩子，當時他還年幼，卻展現出驚人的武功天賦。金輪國師在離開西藏前留下了一本自創的武功絕學供他修煉，好讓他後繼有人。

之後，洪元生創立了黑炫幫，打著“平定江湖”的名號，在江湖上不斷殺害無辜百姓，以武力解決一切紛爭，目標就是一統江湖。當然洪元生最大的希望還是找到楊龍二人，為已故的師傅報仇雪恨。

一天，洪元生帶著黑炫幫眾弟子來到了終南山腳下，本想趁勢一舉攻下全真教，從此威震江湖，卻沒想到洪元生打聽到楊龍二人的下落。於是洪元生改變進攻方向，繞過全真教，大舉包圍活死人墓。洪元生吩咐幫派弟子守在全真教與古墓派的分界線，以免全真教從後突襲。而實力超群的十名黑炫幫首領則跟隨洪元生一起迎擊楊龍二人。

果然楊龍二人早已感受到古墓外有殺氣，小龍女準備好了玉峰驅趕他們，沒想到玉峰剛飛出古墓就被黑炫幫首領用火掌煽得灰飛煙滅。楊過見到此情形後，知道敵人是有所備而來，一舉拉著姑姑沖出古墓，與洪元生等人大戰一場。

洪元生帶領眾首領包圍著古墓，就等著楊龍二人衝出古墓。楊龍二人衝出來後，見到如此陣勢，絲毫沒有退縮之意。可眾首領也是武林上一等一的高手，洪元生更是被公認為當今武林天下第一。在楊龍二人衝出古墓之際洪元生使盡內力，出其不意地一掌打在了小龍女的背後。小龍女立即吐出鮮血，楊過慌忙地接住小龍女。小龍女用著低微的氣息對楊過說：“過兒，你快走。”“不！姑姑我怎麼可能丟下你？”楊過堅決地回應道。洪元生立即用了一記金剛掌向楊過的頭部拍去，楊過本以為自身強勁的內力能夠抵擋住洪元生的金剛掌，沒想到楊過竟也被一掌擊暈了。

“啊！我的頭怎麼這麼疼，感覺好像沉睡了很久一樣……”楊過醒來說道。“你睡得可真久啊！”一位男子說。楊過疑惑地問道：“敢問兄台，我這是在哪？”男子回答：“這是我家。”男子緊接著補充說：

“兄弟，我看你的打扮似乎不太像現代人，反而有幾分像武俠小說裡的人，難不成你是從事演戲行業的？”

楊過突然眉眼一緊，心想：這位兄台怎麼在言語間都是怪怪的呢。對了！姑姑呢？！

楊過急忙問道“兄台，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演戲什麼的。敢問您見過一位花容月貌的白衣女子嗎？”男子說：“什麼花容月貌的白衣女子？你說的是仙女？這個世界上怎麼可能會有仙女呢？”

楊過發覺這位男子的語言動作等都好像跟自己不是在同一個世界上，心裡開始有些擔心自己究竟身在何處。“冒昧地問下兄台貴姓啊？”楊過問道。“我姓李，單名一個雲字。”男子回答道。楊過告訴李雲他叫楊過之後，李雲驚訝地問道：“什麼？！你叫楊過？”楊過點了點頭。

李雲想了想後笑著說：“哈哈……好吧，我還誤以為你是《神雕俠侶》裡的那個男主角楊過呢。”

“我確實是被世人稱為“神雕俠。””楊過說。李雲聽到後急忙問道：“你當真是楊過？不可能！這世界上怎麼會有楊過。”

楊過知道自己說什麼也不能證實自己的身份，於是運用內勁向牆壁揮去，呼！一聲巨響後，牆壁竟被擊開了一個洞。“這！你還真的是楊過……”李雲驚惶地說。楊過認真的問道：“兄台，請你告訴我，我現在究竟身在何處？”

“沒想到竟然讓我見到楊過你本人！我這不是在做夢吧！噢對了！我知道你是南宋人，可是你現在身處在現代了，今年是二零一七年，大概離南宋時期有八百多年了吧。你該不會是穿越了吧……”李雲解釋道。

“現代？穿越？我大宋呢？這一切發生了什麼！”楊過百思不得其解。

李雲見楊過如此想不通，便跟他說：“在月前的一個夜晚，我本想準備回到警局裡拿點資料，卻沒想到剛出門口竟然眼前出現一道刺眼的光，一聲巨響後只見你從那光圈中出現並摔倒在地上。我當時都不敢相信自己所見到的一切，以為是個夢，結果捏了一下自己的肉，感覺有點兒疼痛後，才相信這是真實的。於是打算先把你背回家。”

楊過本想要回想起自己究竟怎麼穿越到現代來時，卻好像有幾十根鐵釘紮進腦殼裡一樣，痛不欲生，絲毫想不起任何事情。

“楊兄弟，你別再胡思亂想了，你先好好休息下。”李雲說道。

楊過也疼的說不出話來，點了點頭便閉上了眼睛。心想自己既然已經來到了這個世界，先看一步走一步吧，再想辦法看能不能找到回到過去的方法。

李雲今年三十歲，父母二人早在李雲年幼時便遭遇車禍雙亡，李雲是爺爺奶奶撫養長大的。李雲的爺爺希望他以後當一名員警，做一個正氣浩然的人並且繼承他已去世父親的志願。

李雲二十歲中學畢業。他在中學時期成績優異，本可以順利升上大學繼續進修，卻沒想到李雲的爺爺被檢查出癌症晚期。

於是他放棄了上大學，考上警校，成為了一名員警。而在李雲心裡面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爺爺能在

離世之前看見他成為員警的那一剎那。

李雲的爺爺果然在見證了他成為員警後便瞑目地走了。半年後，李雲的奶奶也隨即離世了。

從那以後，李雲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親人了。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頹廢，反而更堅強地活了下來。

李雲接連破了很多大案，領了無數的獎項，隨後更被上司看中，提拔他成為警局裡的主要骨幹。

楊過在李雲的幫助下，逐漸適應了這個世界。在現代住了快大半年後，他已經不再提起穿越而來的事了。

現在他依稀記得的就是他剛來到這個世界的情形和隱隱約約的古墓生活。但是李雲深知楊過始終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人，他不習慣現代人的待人處事，不懂現代人所做的一切，更談不上融入這個世界。

就算楊過融入不了這個世界，但在他身上最大的價值就是不管身處任何地方，楊過都擁有著一顆俠義之心，這是永恆不變的。

楊過一直在努力著恢復自己的記憶，回到那個屬於他的世界。

李雲知道就算楊過想不起一些事情，也不會不知道自己是一位俠之大者。於是他推薦楊過加入警隊，一來既能夠為社會作出貢獻，二來又能夠讓他合法地“行俠仗義”。

可是結果卻不如人願……

楊過始終是古代人，武功底子自是不用懷疑，而文學造詣在現代更是可以說得上是天才。但是要他執行員警的職務，或許根本就不適合他吧。

本要他考入警校，成為員警並不是難事，可是楊過始終接受不了這世界上太多的規範。在他的眼中，行俠仗義、救人于危難是不需要把世俗禮法看在眼裏的，甚至可以將法律置之度外，也許這也是楊過所改變不了的性格吧……

楊過雖然順利的通過員警面試，但就在他將要進入警校接受培訓時卻消失了，好像人間蒸發了一樣。

李雲知道楊過失蹤了，這是在警校擔任教官的同事告之的，他開始擔心楊過會不會作出一些違禁的事情來伸張正義呢？他究竟能不能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上生存呢？能不能在這個世態炎涼的世界上有所成就呢？他又能不能重新回到那個屬於他的世界呢？

可能這些答案都寫在了楊過的命運裏了吧。

既然穿越而來了，就隨遇而安吧。

很快，一年過去了。李雲一直在尋找著楊過的蹤跡，可在這一年裏楊過真的好像消失了一樣，音訊全無。李雲始終相信楊過仍然還在這個世上，只不過不知道他怎麼樣了。

不過最近，李雲發覺似乎有些關於楊過的線索了。李雲在辦公室裡翻閱著下屬剛送來的這三個月的案子

報告時，突然翻閱到一份標題寫著：一位古裝男子義勇救人的報告，他急忙打開仔細地翻閱。

報告中詳細記錄著：2018年2月15日，警察局接到群眾報案，在和田路與百合路的交界處發生一起嚴重交通事故，一輛三輪車被一輛滿載著沉甸甸的易燃品的大貨車碾過去。但是當我們迅速趕到現場時，卻發現如此重大的交通事故竟沒有一個傷亡。三輪車的婦孺皆坐在斑馬線上，而大貨車的司機則站在斑馬線上。據群眾反映，當大貨車以迅疾的車速準備撞向三輪車時，一名古裝男子猶如一道風似的，一剎那間把三輪車裡的孩子和婦人，還有貨車司機救出。隨後只見兩車相撞，發出了震天動地的聲響，貨車上的易燃品也同時爆炸，現場瞬間火光沖天。而古裝男子在成功救出他們後便匆匆飛走了。

李雲看完報告後，從字眼間便感覺到那古裝男子似乎就是楊過。他馬上找到下屬問了個清楚，下屬把當天發生事故時的視頻拿給李雲看，李雲見到視頻中的那名古裝男子後，認定他正是楊過！

李雲果然猜得沒錯，楊過利用輕功把人成功救出後的視頻在網絡上引起了廣泛的輿論，人們開始把楊過尊稱為“正義使者”。

往後的一個月裡，“正義使者活捉小偷送到警察局門口”、“正義使者再一次阻止了不法之徒犯罪，把打劫金鋪的罪犯教訓得落荒而逃”、“正義使者救起溺水的小女孩”等行俠仗義的行為瞬間成為全城議論的話題，新聞報紙不斷報道“正義使者”的義舉。人們覺得“正義使者”為他們帶來了滿滿的安全感，一次又一次的阻止了罪案的發生和救人于危難，是人們心目中的大英雄。

李雲感歎道：楊兄啊楊兄，沒想到你來到了這個世界上，竟還是那個被世人所歌頌的“神雕俠”啊！

這天，李雲跟平常一樣，一大早就回到了警察局裏開始工作。當他準備走進辦公室時，李雲的上司陳警官叫住了他，並對他說：“李雲，我剛接到上級通知，有幾個持有重型武器的人正在豐順路的一間製衣廠裡挾持著人質，你現在立刻帶領全副武裝隊員前往現場，並且逮捕他們。”李雲收到指示後，立刻集結所有下屬前往現場。

而就在李雲準備出發時，一名女警拿著一封信來到了李雲的面前：“李警官，有個人托我把寫封信交給你。”李雲看到信封上寫著——致摯友李雲，李雲知道是楊過寫給他的，匆忙拆開信封，信中寫著：李兄，我早日已察覺到有不法分子潛入製衣廠謀劃行動，當你看到這封信時，我已經到達製衣廠，我會保護人質的安全並且讓不法之徒得到應有的懲罰。看到這，李雲知道將會有一場大事要發生，立刻帶隊趕往製衣廠。

李雲到達製衣廠後，還未曾走入製衣廠的門口便聽到激烈的槍聲和打鬥聲，他安排手下請求更多的支援，自己便孤身進入製衣廠。“你究竟是何人？竟然能躲過槍林彈雨！”一男子驚訝地說。

“少廢話！趕緊放了廠裏的人，我便可以饒你不死。否則，你們都別指望可以活著出去。”楊過堅定不移地說。

此時，李雲正好目睹了他們在對話，對著那名男子大喊：“員警！立刻放下你手中的槍，這裏已經被我

們包圍了，你們已經無路可逃了！”接著又望向楊過。

楊過大喊道：“李兄，小心！”

不料後面有個人趁李雲不注意，用一把鋒利的匕首深深地插在他的背脊上，李雲隨即跪倒在地上，背部的鮮血如泉湧流到了地上。楊過立即使出一記黯然銷魂掌向那人打去，隨即那人斃命嗚呼。

“原來你就是“正義使者”！你竟敢壞我好事，今天我非得要你死無葬身之地！”那男子兇狠地嚷道。

隨後，男子從懷裏掏出一個遙控器喊道：“我早已經在這裏佈置好炸藥，就等著炸死你們。今天就算我死了，也要跟你們同歸於盡！”

躲在一旁的人們聽到有炸彈後開始落荒而逃，爭先恐後地想要逃出去。

“楊兄…不能讓他…得逞！”李雲趴在地上痛苦地說。

那男子大笑著說：“哈哈哈哈！太晚了！”

就在他準備按下按鈕的瞬間，楊過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發出了令人畏懼的力量，形成了一股令樹木都可以連根拔起的氣場。這股不可阻擋的力量竟然把李雲和其他人都轟出廠外幾百米，就連在廠外的所有人都一起被轟得飛彈了起來。

砰！砰！砰！工廠瞬間化為一片火海，大火瀰漫。

而此時空中竟出現了一道光……

李雲看到工廠爆炸後用著僅有一絲力氣喊道：“不！楊過！”隨即，李雲昏迷不醒了。

猛烈的爆炸聲不絕於耳，房屋接連不斷地坍塌，斷裂的鋼筋混凝土如同流星雨般紛紛墜落，毫不留情地砸向了倉皇逃竄的人群。殷紅的血光四處飛濺，濺到了支離破碎的玻璃幕牆上，流淌到了四分五裂的柏油馬路上，仿佛盛開的紅薔薇，妖豔奪目。

城市，搖搖欲墜。火光，仿佛衝破天幕。

三天后，李雲漸漸蘇醒了。睜開雙眼後，見到女警正站在自己身旁，問道：“我這是在哪？”

女警回答道：“李警官，你受了很嚴重的傷，現在剛剛做完手術，麻醉藥剛過，你需要好好地靜養。”

李雲突然好像記不起來自己是怎麼受傷的了。女警補充說：“工廠裏的人質都平安無事。而我們在等大火熄滅後，也從裏面找到了兩副犯罪者的屍骨。”

李雲聽完女警的話後，忽然回想起工裏所發生的事了。他著急地問女警：“現場只有兩幅屍骨？”

女警正確信無誤地點了點頭說：“沒錯，我們把現場翻了個遍，也只搜尋到兩副已經被大火燒得不成樣的屍骨。經過法醫的剖解後，確認是犯罪者的屍骨。而據人質所說的情景，現場應該還剩下一個人，好像是“正義使者”，在爆炸發生前是他救了所有人。對了，現場只留下這件燒剩的衣服。”

李雲接過女警手中的衣服，看到衣服上用鮮血寫下的四個字——李兄保重！

李雲看到這幾個字後，不禁眼眶濕潤，回想起了他剛遇到楊過時的畫面。

或許在當天的所有人眼裏，這個救了所有人的英雄已經壯烈犧牲了。而在李雲的眼中，他確信自己在工廠爆炸後所見到的那道光，跟他當時第一次遇到了穿越而來的楊過時所出現的光是一致的。

縱使楊過你不屬於這個世界，但是你所做的一切已經是非常人能所比及的了。老天爺把你送到這個世界上來，或許連老天爺也認為你是一位“無名英雄”了吧。

往後的若干年裡，人們也漸漸沒提起過“正義使者”了。但在那些見證過“正義使者”的人心裡，卻始終忘記不了。因為他們認定楊過是當代大俠！

“我行俠仗義，只為造福蒼生。”

這是楊過在那些曾經得到他救助時唯一留下的一句話。

好一個造福蒼生！楊過從古代穿越而來就猶如一位天外來客。他行俠仗義，不僅在穿越前的那個江湖裡名聲大噪，更是在穿越後來到現代也受到百姓的歌頌。

天道蒼蒼，扶弱鋤強，保民安康。

他好靜愛聽風雨聲，不拘小節，胸襟磊落，除惡揚善，楊過已經獲得現代人的無數讚頌。

“楊過感謝你為這個世界所做的一切，回到那個屬於你的世界去吧！”

1、

一陣微風拂過湖面，柳樹婀娜多姿，但卻撫不平靠坐在樹枝上的楊過那皺著的眉心。

這幾年來，楊過與小龍女在古墓中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然而楊過的武功也止步於此，再加上這幾日心神不寧，總感覺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龍兒，龍兒。」

「我在這兒。」楊過聞聲過去，只見小龍女正在翻找著一個小箱子。

「你在找什麼？哎，這個箱子怎麼沒見過？」

「是師傅留下來的，過兒你看。」都說歲月是女人的一把刀，然而小龍女卻是出落得像一朵嬌艷美麗的花朵，神態嬌媚。「好漂亮的玉佩！」只見小龍女手中拿著紅色的絲條繫結一個晶瑩剔透的玉佩。楊過接過手，將其戴在小龍女的腰上，「美玉配美人！」小龍女聽到如此直白的讚美半羞半喜。

是夜，楊過躺在床上，心情煩躁得無法入睡，翻了幾次身，生怕吵醒睡在旁邊的小龍女，終於還是決定起床出去吹吹風。

忽然，在黑漆漆的古墓之中，有一個小角落不停地閃著微光。楊過走上前，那正是擺放著那塊玉佩的位置。楊過鬼使神差地伸出手將盒子打開，突然，一陣強光刺得楊過不得不閉目，接著楊過感受到了一股吸力將他吸了進去，不斷旋轉，頭暈目眩。不知過了多久，楊過睜開那如千斤重的眼皮，在模糊中看到了一片綠色，也終於還是抵不住，不醒人事了。

2、

「鈴鈴，鈴鈴……」在一片黑暗之中，楊過的耳邊響起了清脆的鈴鐺聲。

「師傅師傅，他動了動了！」如同那鈴鐺聲清脆的童聲大聲叫著。聲量大得讓楊過緊皺眉頭，也迫不得想睜開眼睛看看那個大喇叭是何方神聖。

「慧靜，你吵著他了。」清冷的男聲與那聒噪的童聲截然不同。「施主，你覺得如何？」

楊過慢慢睜開雙眼，被那位稱呼自己為施主的男子扶坐起來。映入眼簾的是一大一小兩個和尚，但他們的衣着卻是那麼奇怪。“這裡是哪裏？我怎麼會在這兒的？”即使他們的打扮如此奇怪，但楊過疑惑的卻是自己為何會在此地？

“我們現在在山林中呀！師傅，他是不是暈傻了？”小和尚咯咯笑道。“慧靜，不要胡鬧。施主，我前幾天夜觀天象，料到了你在這附近出現。施主你既來之，則安之，待時機一到，你自會回去你原來的地方的。”楊過只見大和尚從背上那黑黑的不明物體拿出了與他們身着相似的衣服出來。“施主，換上這身衣服吧。”

楊過接過衣服，拿着衣服比劃了幾下，再看向那兩個和尚的打扮，明白該如何穿上。待換上之後，“阿彌陀佛，大師如何稱呼？”

“貧道無德。”

“剛剛您說時機一到我自會回去，那我現在身處哪裏？”楊過想到了小龍女，生怕當小龍女起床後見不到自己的反應會如何。想到這，心中更加慌了。

“這個就得靠你自己去摸索了。慧靜。”“哎。”小和尚從不遠處跑了過來，令楊過驚奇的是，小和尚腳踝繫着的鈴鐺在跑動時竟然沒有發出聲響。“將那玉佩拿出來。”“不要，你說給我的！”小和尚嘟起嘴。

“嗯？”無德眯起了眼，小和尚瞬間就立刻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玉佩。“給你給你。”

是小龍女找到的那個玉佩！

“好好保管那玉佩。再好好享受這特異時空之旅吧！慧靜，走吧。”說完便轉身離開。

“好好保管那玉佩，知道嗎？到時候我會找你還的！唉，師傅等等我呀！”

就這樣只留下楊過一人，手心里的玉佩已有了些溫熱。“特異時空。既來之，則安之。龍兒……”

3、

楊過尋思着，在此地待着也不是辦法，因此打算離開這個山林。大約半個時辰，楊過聽到不遠處有些動靜，正要過去，看到前方有個人在樹後鬼鬼祟祟的。

“哎……”楊過上前用手拍了拍他的肩頭。

那人就如一隻被驚嚇到的貓，回過身看到一個長髮且斷臂的男子，再看看打扮，鬆了一口氣“哎呀媽呀。嚇死我了！”

“你這是在做什麼？”

“噓，小聲點。”那人將楊過拉下一起蹲着。“前方有兩個幫派在解決恩怨呢！我是特地過來看看的。”

“你們在做什麼？”背後突然傳出粗獷的男聲。

那人出了一頭冷汗，往後回頭：“嘿嘿嘿，就，就路過的，這就走，這就走。”正要拉着楊過站起來離開，卻被後邊的黑衣男人給按住了肩膀。

“慘了慘了，要死了要死了……”那人嘴上哆嗦着。

楊過自然不會讓這個黑衣人給制住，左手握住黑衣人按着自己的手腕，直接將他一個過肩摔甩了出去，再來一腳把他踢了幾米遠，撞上樹幹，暈死了過去。

“哇哇哇，好厲害！大哥你好厲害啊！我叫譚波，大哥你怎麼稱呼啊！”譚波的雙眼就像星星那般崇拜地看向楊過。

“我姓楊，名過。”

“楊大哥！你身手真好呀，不過你怎麼會在這裏呢？這裏一般都沒人上來的。”譚波恃熟地問道。

“嗯……我在山上生活多年，這次打算下山的……”

譚波本就納悶眼前人怎麼說話文縷縷地，現在聽他一說，也知道原因了。剛想開口說話，被楊過拉住，往後邊的大石塊躲去。“噓，有人來了。”

“砰，砰。”

楊過皺起眉頭，正納悶是什麼聲音。“是槍聲，他們打起來了！”譚波的語氣竟帶着一絲興奮。

接着，又有兩個人狼狽地跑了過來，後邊還跟着四五個人。

“虎爺，是大熊。”有一個人眼尖看到了被楊過踢暈的人。

其中兩個人一前一後拿着手槍圍住一個身穿名貴西裝的男人，此人正是那人口中的虎爺，他的眼神很犀利，就像在劍鞘里的劍隨時出鞘。“繼續走！”

他們一群人往楊過和譚波躲着的石頭的方向跑去。這時，譚波斜眼瞄到了在不遠處的樹上有一個狙擊手，正瞄準虎爺的方向。握緊拳頭，似乎下定了什麼決心，衝了出去，就連在一旁的楊過也來不及攔住他。

“是誰！”伴隨着的是槍聲。

“虎爺！”

“虎爺，你沒事把！”

“砰，砰……”另外幾個人將槍對着那樹上的狙擊手射去。

“咳咳，沒事沒事。”

原來譚波突如其來的撲向虎爺，使得那個狙擊手瞄不準目標，躲過了一劫。“你救了我一命。我們先走。”

“楊大哥，我們跟着他們離開！”

一群人按着既定的路綫跑下山。大概沒多久，下邊就有一大排穿着黑衣的男人，“虎爺！”

隨着又有一個人幫虎爺脫下了西裝外套，又有人遞上水及雪茄，接着又有人幫他點起手中的雪茄。“那群混蛋，竟然暗算我們！虎爺，這筆賬一定要算！”“對，現在就回去幹他們！”一群人蠢蠢欲動。

“不急，該算的還是會算的。”虎爺狠狠得吸了一口雪茄，又道：“唉，那個兄弟，今天還好有你啊。”

“久聞虎爺大名，今天終於能夠見上一面，那是我三生修來的福分啊！”說實在的，楊過看着譚波那獻殷勤的模樣還真是無話可說。

“哈哈哈哈哈，怎麼說你也是救了我，你想要什麼儘管說，不用客氣！”虎爺拍了拍譚波的肩頭。

“這，小弟不才，一直夢寐想加入貴幫效力，不知可否？”

“哈哈哈哈哈，我們幫派也正需要你這樣的人才，好！”虎爺口袋的手機在震動，拿出來看了訊息之後眉

頭緊皺，“小兄弟，你過幾天就去報道吧！我們走！”

“哎 好咧！”譚波九十度鞠躬，還未擡起頭來，一大群人已經全部上車開動了。“楊大哥，你看看，是不是很帥！我也將是，不，我也是他們的一員了！”

看着譚波如同一個成績拿到滿分的小孩子，楊過哭笑不得，“他們很厲害嗎？”

“可不是嗎！你聽我慢慢跟你說啊！”

4、

原來在這個重點城市之中，有四大黑幫派系，分別為青龍幫，洪門幫，斧頭幫及黑花會。其中，虎爺的幫會正是青龍幫，青龍幫與洪門幫之間是爭鬥得最兇狠的，這次在林中的交鋒也正是這兩個幫派。

“楊大哥，來，這家油渣麵我敢打包票，是這條街味道最棒的，保你回味無窮。”

蘇記油渣麵。

譚波還未坐下便叫道“花姨，兩碗豬扒麵！”

“帶新朋友過來呀。”雖然說是個上了年紀的女人，但她圓臉上的笑容讓人看上去和藹可親。

“對啊。姍妹呢？”

“後邊呢，你們等會啊，這就給你們拿過來。”說著又接了幾個客人的單後往廚房走去。

“唉，她們母女倆也是個可憐人。家中的男人在前幾年車禍死了，這家店鋪也是靠她們撐著，才能繼續生活。”譚波十分同情。

“車禍？那是什麼？”對於陌生的詞彙楊過表現得很懵。

“哇，楊大哥，看來你這才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吧！車禍就是被車，喏，就是外邊四個輪子的交通工具給撞死的。”

“麵來囉！”兩碗熱騰騰的麵被放在桌子上，在色澤及香味上讓人食指大動。“慢慢吃啊！”

“謝啦！楊大哥，快些吃。”

楊過嘗了一口，在這之前，楊過從未吃到如此的人間美味，簡直讓人讚不絕口。沒一會，一碗油渣麵就被送進肚子裡了。“好吃！我從未吃過如此美味的食物。”

“沒騙你把。對了！楊大哥，你剛下山，打算住哪呢？”

“這個……還未打算。”

“如果你不嫌棄我的屋子小，你暫時在我家住著吧。”

“會不會打擾你？”

“沒有的事，反正就我一個人。不過，楊大哥，你可否教我幾招呢？怎麼說，我也是混黑澀會的人啦！”

譚波摩拳擦掌地。

“當然可以。”

這時，從廚房裡走出一個滿頭大汗的少女。“波哥，又帶朋友來光顧我們啦！”正值雙十青春年華的她，因為在廚房工作不得不素面朝天，但她笑起來的時候，就連雙眼也會跟著笑，這一點跟她的母親很相像，讓人也情不自禁地放下戒心。此人正是蘇姍姍。

“蘇妹，這位是楊過，楊大哥。”

蘇姍姍打量著斷臂男人，很快地就收回了視線，“楊大哥好，我叫蘇姍姍。”

楊過笑了一聲，“我這年紀都能當你叔叔了。”

“怎麼會呢？您看起來可年輕了。”楊過多年習武且與小龍女二人在南山上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這讓楊過看上去跟他的年齡不符。

“蘇妹，來來，我跟你說。”譚波放低了聲量：“這位楊大哥可是個世外高人，在山裡隱居很久了。嘿，武功高手可就在你眼前了。”

蘇姍姍一臉驚訝，望著楊過的眼神又變了變。“真的嗎？”

“你波哥騙誰都不會騙你。你知道我們在來之前做了什麼嗎？”譚波意味深長地問道，一臉得戚。

“什麼事？什麼事？快說說，別賣關子了。”

楊過看著譚波將之前所遇到的，再經過各種添油加醋，說得眉飛色舞的，也不好意思打岔。而蘇姍姍也聽得津津有味，那雙會笑的彎月牙都成了星星眼。

“那楊大哥下來之後打算怎麼辦呢？”

“蘇姍姍……”

“楊大哥可以叫我蘇妹的。”

“你店裡的麵都是手打出來的吧？”

“對。”

“雖然手打麵的勁道還可以，但力度卻不均，手打的師傅應該有手疾吧？”楊過分析道。

“楊大哥你好厲害。是的，這些麵都是我媽媽手打出來的，但是多年勞作手臂被拉傷了，也不如以前了。我的力道不足，幫不了媽媽。我真的很沒用。”

“我可以勝任。”

“可以嗎？”蘇姍姍看著獨臂的楊過，表示有些懷疑。

不一會兒，兩碗熱騰騰的麵就上桌了。

口感溫和而十分有勁道，將麵食的風味提升至極致。二人吃了之後直讚人間美味。花姨也放下手頭工作，過來嘗了一口。“我能給的薪金不多。”

“薪金？”

“就是月錢。”譚波為楊過解釋道。

“沒問題的！”

楊過在面對如此陌生的世界，在一家麵食店裡打著一份微薄工資的工作，早出晚歸，也慶幸在這個時代能夠接收到的資訊如此的便捷，例如電視，報紙，讓他很快就可以適應。楊過感慨兩個時代的不同，即使有些行為讓他無法接受，但慢慢地，他卻覺得人其實這樣活著更有意義。

就這樣楊過在這裡生活了兩個月，也不禁思念著小龍女，時常在睡前，拿著玉佩看了很久才入睡。

5、

這天楊過跟往常一樣，攬了店面最後收拾的活，讓蘇氏母女倆可以提前收工，這也讓支付楊過薪金的花姨不太好意思，決定要提升楊過的工資。而且，自從楊過負責和麵之後，使得店裡的生意更加火熱。對於楊過而言，這些活兒不過小菜一碟而已。

“啊！”一個女人的尖叫聲引起了楊過的注意。緊接著，是另一個男人的聲音。“鄭少爺，乖乖地跟我們走也就不用受到什麼皮肉之苦了。”

“呸！以為我是被嚇大的嗎？老子遇到像你們這樣的也不是一次兩次的了。”

楊過快步走過去，一個穿著西裝的女人慌忙地從巷子裡衝了出來。在幽暗的巷子裡，傳來了拳打腳踢的聲音，只見十來個男人圍著一個人，在裏邊的那個人一聲不吭地。

“唉，大哥，別打死了啊！到時候怎麼去勒索他爸？”

“狗養的。”緊接著又是踢了他一腳，再揉揉被打得青腫的右眼。“帶走帶走。”回過身正準備離開，只覺一個黑影往自己臉上招呼，“啊！”男人又捂住自己的左眼，相比右眼的受傷程度又重了一分。

“這樣就對稱多了。”楊過這句話更是徹底惹怒了那一群人，一齊往楊過的方向衝過去，卻被楊過輕鬆閃過，再是幾拳就打得他們捂著被打的要害蹲在地上站不起來。楊過過去將倒在地上的鄭少爺扶起來，“感覺如何？”

“死不了，哈哈哈哈，嘶……”鄭少爺笑的時候不小心扯到嘴角的傷口。

“我送你去醫院。”扶著鄭少爺走出了巷口。與此同時，警車來了。那個穿西裝女人跑過來，“鄭少，你沒

事吧？”

“命大著呢。開我車去我那，我可不想跟那群條子接觸。”

“好的，這位先生，謝謝你救了鄭少爺，你能再跟著我們嗎？我一個人扶不起少爺。”

“沒問題。”

車子在一棟別墅前停下，三人下了車，西裝女人一邊打開大門一邊說道：“少爺，等會陳醫生就過來了，我先替你做簡單的處理。楊先生，麻煩你先扶少爺到沙發上。”

“好的。”

很快的，醫生來了之後幫鄭少爺處理了傷口就離開了。

楊過看時間差不多了就提出了先行一步。

“楊過對吧？”

“沒錯。”

“哎，等會我會讓人載你回去，你要走回去得花上較長時間呢。我看你雖然獨臂，但身手很好啊！你要不要跟著我？”

“保鏢？”

“對對對，薪金方面不用愁。”

楊過沉思一會，目前在麵食店裏工作也未必能讓自己回到原來的世界，龍兒還在等著，隨緣的機遇不知要等多久，十年半載？還不如自己主動點。“好，那具體怎麼安排？”

鄭少爺開心地正想拍一下大腿，看到被包紮的大腿還是收了手。“最近我得在家養傷，到時候會通知你的！燕兒，讓司機送他回去。”

“好的。”蔡燕兒就是那個打扮得體，看上去十分幹練的西裝女人，她專門負責鄭少爺的一切事宜。

待楊過離開後，蔡燕兒不明地問鄭少爺，“就這樣放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在身邊可以嗎？”

“起碼不是家裏的人，最煩他們派人來監視我。”鄭少爺將被子蓋好，“關燈，我要睡覺了。”

楊過回到家打開門，只見譚波還未睡覺。“這麼晚還沒睡？”

“嗯，你怎麼也那麼晚？我剛剛看到樓下一輛車載你回來。”

“對了，我有新的工作了，是做保鏢。”

“誰的保鏢？”

“鄭小少爺。”

“啊，鄭小少爺？……難道是鄭家強最小的兒子？鄭 xx”

“呃，我也不太清楚。”

“鄭家強可是 C 城首富耶！你什麼都不知道就答應了？哇，你這是中六合彩啊！”譚波一臉羨慕又嫉妒。

“哪有你說得那麼誇張。”

“快說說，你怎麼就成了小少爺的保鏢的？”

楊過將事情的經過告訴譚波之後，再問：“你之前不是加入了那青龍幫嗎？”

譚波一聽青龍幫就立刻萎靡不振了，“別提了，我懷疑人家就沒把這事放心上。害我之前還興奮那麼久。”

楊過拍拍他的肩膀，他得知那青龍幫也並非是什麼好地方，靠賭起家再到現在的毒品交易。“沒去也挺好的。青龍幫是什麼地方相信你比我更清楚。”

譚波沉默了一會，“我哪有你那麼好運，也就一輩子卸貨了。晚了，睡覺吧。”

當燈被關上之後，一切都被黑暗吞噬，在這一間小小的屋子裡，有人在思念自己的心上人，也有人不甘，嫉妒和無奈。

6、

第二天在店裏，楊過跟花姨提出了要辭職。花姨雖然很遺憾，卻也並不能強留，幸好，楊過之前也有教蘇姍姍如何用巧勁去和麵，即使不及楊過做出來那麼完美，但也算挺棒的了。

“楊大哥，外邊有一個男生已經坐了大半天了，也不知道是幹嘛，還好店裡客人不多。”蘇姍姍說道：“對了，外邊來貨了，楊大哥，一起幫個忙吧！”

“哎，哎，獨臂的，你別走啊！”

“喂，你怎麼回事，怎麼叫人的啊！”蘇姍姍聽到那人這樣稱呼楊過，一雙圓圓的大眼睛瞪著那人。

那小夥子也正是在店裏坐了大半天的人，看到那個少女就這麼氣勢洶洶地瞪著自己，默默地咽了一口唾沫。

“我，我就是一時心急嘛！”

“心急也不能這樣叫人的。”

“姍妹，沒事的。你找我有什麼事情嗎？”

小夥子撲通一下跪了下去，“請你收我為徒弟！”

在大街上突然一個人跪了下去吸引了路人的奇異目光。蘇姍姍也嚇了一跳，“唉唉唉唉，你這是幹嘛呢！”

楊過沒有吭聲。

“昨天晚上發生的一切我全都看在眼裡了！我想學武功，但是我沒有錢，請問可不可以收我為徒弟？”小夥子依舊跪在地上，額頭抵著地面，語氣十分地堅定。

“我憑什麼要收你為徒弟？”

“我……”小夥子一時被卡住，回答不出來。

楊過轉身，將放在路旁的貨物擡在肩膀上，“你走吧！”

“是不是我沒錢就不行？”小夥子擡頭，一臉不甘地吼道。

蘇姍姍跟上了楊過的腳步，往店裡走去，回頭還擺手讓小夥子離開。

過後，蘇姍姍問楊過：“楊大哥，你為什麼不收他呀，是不是就他所說因為沒錢交學費？”

楊過用手指點了點蘇姍姍的額頭，“你楊大哥是那樣的人嗎？學武的目的只是想保護自己最重要的人，反之，仗著自己一身武藝恃強凌弱是別人的不幸。”

“嗯，那楊大哥學武是為了保護誰呢？”

“是我的愛人。”說話間，楊過臉上帶著幸福的笑容。

“啊，楊大哥你結婚了啊？！”

“幹嘛那麼驚訝！”

“我，我以為你還單身著呢，那麼久也沒見過也沒聽過你說。”蘇姍姍的眼神有些不自然，不敢與楊過對視。

“呵呵，現在知道了吧？”

“她一定很幸福。”蘇姍姍的說話聲有點悶悶的。

楊過看著遠處，就好像眼前小龍女在身邊似的，在對著他笑。因此也沒有發覺蘇姍姍的異樣。

“姍姍，快過來。”花姨在前面叫著，打斷了蘇姍姍的思緒。

“哦，哦，這就來。”推開門，不小心撞到了一個人，“波哥，怎麼一聲不吭地站在門後呢？”

“姍姍。”

“哎，我先過去幫忙了。”

楊過也終於回過神，“你今天不用上班嗎？你臉色很差，怎麼了？”

譚波也意識到自己不對勁，立馬調整過來，“沒事，今天老闆放我半天假，這不就過來這便蹭午飯嘛。突然想起我還有其他事情，我就先走了啊。”

“嗯。”

花姨看著譚波剛來就離開感到奇怪，要是平常怎麼也得賴會再走的。“譚波怎麼了？”花姨問了問蘇姍姍。

“啊，什麼？”

“哎，想什麼呢你？我問你譚波怎麼了，剛來就走了。”

“我怎麼知道。”

譚波越走越快，腦海裏一直不斷地在重複蘇姍姍一臉失落的模樣，他知道，蘇姍姍這是墮入愛河了，因為那種表情一直以來只會出現在自己的臉上的，再加上，蘇姍姍一向崇拜英雄，面對楊過這樣的人，即便是斷

臂，也渾身散發著正氣，蘇姍姍怎麼不會那麼輕易地就迷上楊過的。他一直知道的，他怎麼會將蘇姍姍心目中的英雄給帶到她的身邊。一拳狠狠地打在牆上，再嘆了口氣，也幸好，楊過已經有心上人了。譚波轉身離開，牆上印有血漬。

7、

在青龍幫其中的一個根據地裡。

“人找齊了沒有？”虎爺的面孔被口裏吐出來的煙遮住，模糊不清。

“虎爺，就差一個了。”

“找幾個根淺面生的就那麼難？”虎爺語氣有些不善。

幾個人的額頭上都爬滿了冷汗，“小的幾個這就去，這就去。”說完便退了出去。

鄭少爺的傷也終於養好了，但也是被他爸鄭家強狠狠地教訓了一頓，勒令去他哥，鄭JJ的公司去上班。鄭小少爺是千萬個不願意啊，卻也耐不住“不去就凍了你的卡”的威脅。也只得乖乖地去上班了。

楊過這天早上被一輛車接送到鄭小少爺的別墅裡，到達時間是十點，鄭小少爺卻還未起床。直到十一點，鄭小少爺才慢吞吞地從樓上走下來。

“嘿，早上好。順便一起吃午飯吧。”鄭小少爺邀請道。

一行人到達公司，鄭小少爺從剛踏進公司一路上就被眾多目光關注著，他也視若無睹，直接往高層辦公室走去。

打開門，楊過就看到一位長相不凡，高挑俊朗的男人，仔細一看他的雙眼，與鄭小少爺有些相似。

鄭小少爺直接就往沙發上一坐，“沒想到你那麼著急就動手。”

“你在說什麼？”

“下次動手腳也得乾淨點，我這人也記仇，幹嘛讓尾巴讓我看到呢？不說了，我辦公室在哪？哦，對了，能離你遠點嗎？同一棟樓都感覺空氣不好了。”鄭小少爺說完就一個瀟灑離開了。

辦公室裡，鄭JJ將桌面上所有的東西都掃到了地上。

一個秘書帶著鄭小少爺一行人來到了一間辦公室後就離開了。

“哈哈哈哈哈，感覺我霸氣全開了，你們看到那人的臉，黑得跟碳似得。笑死我了。哈哈哈哈哈！”鄭小少爺完全沒有形象地在地上打滾。

楊過也看傻了鄭小少爺的兩個模樣，而燕兒早就習以為常了。楊過也從鄭小少爺的話中瞭解到，上次要綁架他的主謀正是他的親哥哥。不僅暗嘆有錢人的是非也真是夠多的了。

接下來的一個月裡，楊過感覺自己就像是在混吃混喝一樣，每天十一點到別墅與他們集合去公司，五點準時

下班，中間時間就是在看電視。下班後就隨鄭小少爺去酒吧，派對。其中也見識到了鄭小少爺身邊的女伴一天一個，絕不重複。楊過嚴重懷疑自己是不是腦子進水了才答應這工作的。

“楊過，我看你身邊也沒什麼女性朋友，要不要介紹個給你啊？”這晚鄭小少爺摟著一個女人在那裏打趣著楊過。

“我已經結婚了。”

“這樣啊。沒關係的，都是男人，看上哪個，儘管說。”

“不用了，我發過誓要對她忠一的。”楊過嚴肅地說道。

“哎喲，鄭少，看這人多無趣呀。”像條蛇纏著鄭小少爺的女人在笑道。

“如今這社會還說什麼誓言呢？都只是說說的東西而已。還不如及時行樂呢，你說是不是呢？美人。”鄭小少爺往女人的臉上狠狠地親了一口。

楊過笑笑不說話。

在楊過身後的燕兒卻是心有感觸，如今社會的誓言，諾言就如喝水般那麼平常，也很少人再去履行，之前說過的一切都如風，一呼而過。像楊過這樣的人，實在是稀有動物。蔡燕兒再看向鄭小少爺，心裏五味雜陳。

這晚聚會終於結束了，幾人坐在車內。鄭小少爺扯鬆了領帶，懶洋洋地坐在座椅上，“我親愛的哥哥今晚又要給我找事做了，呵呵呵，這人怎麼到我這裏那精明的腦子就進水了。”

楊過不明白。

“嘿，今晚你可以大展身手了。”鄭小少爺打趣道。

這話音剛落，司機就開口說被追尾了。

“少爺，你坐穩點！”蔡燕兒瞪了他一眼，都被追尾了還那麼吊兒郎當。鄭小少爺這才乖乖地坐好。

“砰。”

“糟糕，帶槍了，這是要趕盡殺絕啊！”鄭小少爺吼道。

突然，車子失去了控制，是車輪被打破了。司機拼命地轉方向盤，務必將傷害減到最低，車子最終撞上了防護欄，幸好這防護欄夠堅固。

楊過第一個反應過來，用暴力解開了眾人的束縛，“你們先出來，找個安全的地方。對了，等會出人命會有事嗎？”楊過會這麼問的原因是因為知道這裏不如自己之前所處的時代，凡事都有法律的約束，不是打打殺殺就能解決，就算是，最後要承擔的責任楊過實在不想被牽扯進去。而且對方手持槍，這種武器除了剛開始在林中遇到的，在電視上看到的威力也是挺大的，因此有些忌憚。

“凡事我包著！”

聽到這句話，楊過也算是放下了一切後顧之憂，同時也感慨有錢人往往視法律為無物。

一下車，楊過就被十幾個人圍住，而且個個手持著槍。楊過先把離自己最近的一個人的手槍搶過來，接著又是槍聲響起，只不過那機槍都打在了自己人身上，原來楊過用那人的身體擋住了子彈。

在這雙方人數上不公的對待之中，楊過竟是佔了上風，子彈快，但楊過更快，再加上，楊過近身攻擊，使得另外一些人怕傷害到自己人而放棄了手槍，全都以身肉搏。在武力方面，他們怎麼可能敵得過武功絕頂的楊過呢？很快地，這場“鬧劇”就以一群人癱倒在地上收場了。

待楊過一行人開對方的一輛車就走之後，一輛大卡車開了過來，幾個人從櫃子裡走下來，幫忙扶起倒在地上的的人。

“波哥，我們失敗了。”

“嗯，好好去療傷把。”這人正是譚波，在一個月前青龍幫的人找到了譚波，讓他正式工作。譚波也不負眾望，很快地就混到了一個隊的隊長，而這次接到殺死鄭小少爺的任務，也知道楊過必定在身邊。但他仍然接下了這個任務，在未執行之前，他知道自己會有兩種結果：楊過沒事，任務失敗；楊過不幸身亡，任務成功。譚波竟然會更傾向於後者。是嫉妒之心，蘇姍姍在後來的幾次談話之中，話題全都是圍繞著楊過，她還說出了，“你說，都那麼久沒看到楊大哥的老婆，會不會是過世了？哎，那楊大哥為什麼下山的原因不就清楚了嗎！……”這一切的一切讓譚波一而再再而三地後悔為什麼要認識楊過，為何要把楊過帶到蘇姍姍的眼前。有多少次，是多麼想讓楊過消失。

“小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有什麼處罰虎爺儘管說。”

虎爺手中把玩著兩個核桃，“那就去將功贖過，過幾天，你跟著去碼頭接貨吧，這次跟著斧頭幫的人合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是，多謝虎爺，小的一定會拼勁全力完成任務。”譚波一臉視死如歸。

虎爺鼓起了掌，很是欣賞譚波這幹勁，“好，具體的跟大熊瞭解。”

“小的告退。”

待譚波離開之後，虎爺再次開口跟站在旁邊的心腹說，“你說，讓他去幹這件事會不會太可惜了？”

“但是不能不懷疑他是洪門幫的人，寧殺錯不放過。”

“也是。可惜了可惜了。”虎爺沉聲道。

8、

鄭小少爺一行人脫離危險之後，鄭小少爺又是笑嘻嘻的模樣，“幹得好！”說著就拿出了支票，“去給自己買套新衣服，看看你，跟著我怎麼能不體面點呢！”

楊過接過支票，看到上面的數額，一時反應不過來，重複數了好幾次才確定是這個數不錯。若是以前的自

己，完全對金錢沒有概念，直到來了這裏之後，才發現處處都得花錢，口袋裡的鈔票是數著過日子的。楊過謝過之後，心裏念念著要去給譚波買之前在一家西裝店想要的一套昂貴西裝，然後再買個手機給蘇姍姍，還有花姨，買些補品……

第二天早上，楊過就將支票兌換成金錢，在銀行職員一臉驚恐之下，將現金放在很大的背包裡後離開。

“你不是有打工嗎？錢呢？”

“我說沒有就沒有！”很熟悉的一個聲音引起了楊過的注意。

“當我傻的嗎？搜！”

“幹嘛呢這是！”楊過走過來，一看，被圍著的那個人是要拜自己為師傅的小伙子。

“大叔，別多管閒事。”為首的小胖子十分囂張，都快用鼻孔看人了。

楊過一手將小胖子提了起來，“要再說一遍嗎？”那口氣竟是比小胖子更加的囂張。

“唉唉唉唉，打擾了打擾了，我錯了不成，快放我下來啊！”小胖子立馬就服軟了。楊過一放手幾個人溜得比老鼠還快。

“謝謝！”小伙子悶聲道。

“嗯。不客氣。”楊過說完便要轉身離開。

“等等，他們等會還會折返的。可以陪我走一段嗎？我家就在前面。”少年看上去就是對他們很有經驗。

楊過點頭。

果然，沒走多遠那幾個人露頭露尾的，楊過也是發現了。很快他們又離開了。

沒多久，兩人就在一間舊房子前停下，剛按門鈴大門就被打開了。那是一個坐在輪椅上的瘦骨嶙峋的女人。

“媽，我回來了。”

“今天怎麼那麼久才回來？這位是？”

“我朋友，媽，先進去吧，我有點事要跟他說呢。”

“不進來嗎？”女人看少年搖了搖頭後便進去了。

少年直視楊過的眼睛，“我學武是為了求自保，只有這樣，才能不讓我的母親擔心，才能讓我的母親過著平平安安開開心的生活。我沒有錢付學費，您還願意教我武功嗎？”

楊過看到了少年眼中的真摯，也看到了那位坐在輪椅上的母親正透著窗戶擔憂地看著自己的兒子，內心被打動了。“明日早上六點到店裏，拜師禮，可以？”

少年激動地點了點頭，恨不得此時就行拜師禮。“對了我還沒有自我介紹，我叫李幸康，以後多多指教！”

“我叫楊過。我現在還有點事，就先走了。”說完向著窗內的母親微笑地點了點頭，這位母親還有些驚訝，但還是露出笑容也向著楊過點頭示意。

這天晚上，楊過有半天假期，而譚波也恰巧過來店裡。

“波哥波哥，快進來。楊大哥給你買了一套西裝！”蘇姍姍眼尖就看到還未走進來的譚波。

“什麼西裝呀？”譚波從袋子裡拿出來，仔細一看，激動道“是那家店的？”

楊過點點頭。

“你看楊大哥還送了我一部手機，還給我媽買了很多補品呢！楊大哥真是對我們太好了！賺了錢也不忘我們。楊大哥簡直太帥了！人真好。”蘇姍姍將手機抱在懷裡，開心地眼睛都笑得彎彎的。

譚波撫摸西裝的手頓了一下。

“譚波，快去換上去給我們看看。”花姨也樂呵呵地。

“啊，哦，這就去。”

“波哥樂傻了，哈哈哈哈。”

楊過也大笑起來。

次日，李幸康提前半個小時就在店門口等了。

楊過看著李幸康眼袋，就知道他應該是興奮得一晚都沒睡了。“進來吧。”

“拜師禮我需要做什麼？要敬茶磕頭嗎？還是要其他？”李幸康從一進門就一直在嘰嘰喳喳的沒停過。

“答對一半，現在就跪下對我磕八個頭就好了。”

“就那麼簡單？”李幸康一臉不信。

“我當時也是這麼拜師的，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沒有。”只不過在拜師之前還要拜了祖師婆婆再對著王重陽唾吐。“還拜不拜了？”

李幸康立馬恭恭敬敬地跪下，向楊過咚咚咚的叩了八個響頭，說道：“弟子李幸康，今後必定勤學苦練，也決不會以武犯禁。”

“好。會紮馬步嗎？一邊紮馬步一邊和麵。”

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李幸康在廚房裡一邊紮著馬步一邊和麵，之後楊過再教授他擒拿功夫。不得不說，李幸康是一個吃得了苦且勤奮的人。楊過也對這個徒弟頗為滿意。

9、

譚波在今天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到碼頭與斧頭幫的人接貨。

但奇怪的是，與譚波隨行的人竟都是一群剛入幫不久的。譚波心想應當是上邊的人想要給新人表現機會。於

是，這讓譚波更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與此同時，楊過在鄭小少爺口中得知，在碼頭可能會有精彩的演出，不禁想起譚波在家裏的桌子上放著一張碼頭的地圖，這讓楊過內心有些不安，就像是在楊過第一次與譚波相遇的情景。因此，楊過向鄭小少爺請了半天假，打算前往碼頭去看看譚波是不是在那，如果不在自然是最好的。

待楊過去到之時，現場已經是一片混亂。在地上已經躺著好幾具屍體了，前方還有人在交手，不時傳來槍聲。

楊過避過他們，在角落裡不停地尋找著譚波。

譚波萬萬沒想到，就當交接快結束之時，竟然會有一大幫人衝進來，直接打死了站在譚波正前方的人，幸好譚波機智，打暈了好幾個人之後立馬就躲在一個半開著的貨櫃裡。

譚波拿著手槍的手一直不停地在顫抖，尖叫聲，槍聲，東西被撞翻的聲音就像被擴大了傳入耳朵裡，腦子裡。這時，突然有腳步聲靠近，譚波死死地盯住，一步，兩步……譚波將手槍對準貨櫃門的那條開著的縫隙，一隻手正要打開，忽然譚波又聽到了悶聲倒地的聲音。

“是我！”是楊過。“快跟我走。”

譚波趕緊追上楊過的腳步，完美地避開了所有的人。“前面有車，我們開車走！”

楊過正要打開車門，“小心！”楊過回過頭，只見譚波的臉正對著自己，扯了扯嘴角，露出一個難看的笑容。

譚波的後背中了好幾發子彈！

楊過從口袋裡掏出十幾粒小鐵球，向著對譚波開槍的幾個人扔去，紛紛倒地。

“堅持住，我送你去醫院。別睡。”楊過把譚波放在後座後，加大馬力往醫院開去。

“楊大哥，我，我可能撐不住了。”譚波十分虛弱。

“死也要給我撐住！”楊過咬牙切齒。

“你說你，怎麼會那麼厲害呢？蘇姍姍也喜歡你，每個人，都喜歡你。就連工作也，也是不知道好我多少倍。咳咳咳……”譚波咳出了血。

“有什麼話等你好了再說！別那麼快就想交代遺言。”這是楊過除了對小龍女之外，第一個那麼無助的人，此刻恨不得能夠立刻到醫院。

“楊大哥，好好照顧他們母女，好好照顧姍妹，你們都要好好地……”

醫院，手術室門外。

蘇姍姍和花姨此刻也剛剛到了。

“波哥，波哥現在怎麼樣了？”話音剛落，醫生就推開了門。

“很抱歉，病人失血過多，來不及了。你們，去看看他吧。”

譚波被推了出來，蓋著白布。

蘇姍姍聽到這個消息立馬腿軟了，跪在地上，痛苦了起來。

“這怎麼會呢，怎麼說沒就沒了呢？”花姨也無法接受到這個現實。

楊過哽咽了幾下，究竟還是將眼眶裡的淚水給止了。

這一天，滂沱大雨在城中開始肆虐起來，雨柱漫天飛舞，就像成千上萬的箭射在地上，也射在了從此譚波將永遠離開自己身邊的人們的心中。

譚波躺在棺材之中，穿著那件來不及穿出門的西裝，被推入了熊熊烈火之中，最終留下的只有白灰。

蘇姍姍哭著將白灰撒入海中，楊過看著粉，隨著風，隨著雨，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這時，兩個一大一小的身影向著楊過走了過來。

“施主，好久不見。”是無德跟慧靜。

“阿彌陀佛。”

“嘿，我來找你要玉佩啦！”慧靜伸出胖乎乎的小手，示意楊過將玉佩拿出來。

“這？”楊過看向無德，表示疑惑。

“施主，之前就說過，當時機一到，你自會回去你原本的世界的。我知道你會有些事情處理，待兩天後，我們便會再找你，到時你就可以回去了。”

“原本的世界？楊大哥，你？”蘇姍姍再一次被一個重磅消息砸得有點暈暈的。

“姍妹，我到時候會跟你們解釋的。”楊過掏出玉佩，放在慧靜的手中。

“阿彌陀佛，施主，我們就先行一步，兩天後，我們自會找你。”

10、

楊過坐在店裏，與花姨、蘇姍姍、李幸康解釋了自己的來歷。眾人聽了之後太震驚了，一時反應不過來。

“我一直很想回去，可是沒想到那個契機就是以譚波的生命為代價，如果是這樣，我寧願不回去。”楊過緊握拳頭，青筋都顯露了出來。

“……這件事並非你的錯。”花姨拍拍楊過的肩膀以示安慰。

“如果你回不去了，那你的妻子該怎麼辦，所以，楊大哥，不用太自責了。雖然，雖然，我也捨不得你走，但是我不能那麼自私。”說著蘇姍姍又成了淚人。

“對啊，師傅，我也捨不得你走，你走了我怎麼辦！”

楊過看向李幸康，“我是個不盡責的師傅。”然後，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一本厚厚的本子，“我之前有料到這

種情況的出現，所以我把要訣，動作全都記錄了下來。之後的，只能靠你自己了。”楊過遞過了那本熬夜寫出來的本子。

“師傅！”李幸康抱著本子忍著眼淚。

“鈴鈴鈴，鈴鈴鈴。”楊過的手機響了起來。

“喂？”……“我有些事要說。”……“好的。”……楊過掛斷了電話，看著一屋子的人，抿了抿唇，“我還有另外的事要處理，等我回來再說。”

在店門外，已經有一輛車停在不遠處，楊過對著司機點了點頭就上車了。

楊過一進大門後就看到鄭小少爺翹著二郎腿，桌子上還擺放著幾張 A4 紙，上邊竟有譚波的照片。“你的朋友在兩個月前加入了青龍幫，在上次的追尾之中，他是那次任務的負責人。最後一次活動就就是跟斧頭幫接貨。”

鄭小少爺的語氣是楊過聽過最嚴肅的一次，楊過聽著譚波的事情，竟是一點也不知道，而鄭小少爺此刻不會是在懷疑他其實是青龍幫派來的臥底吧？

“當然我也知道你並不知情，不用那麼嚴肅。”鄭小少爺又一副嬉皮笑臉。

“謝謝你信任我。”

“哦，對了，在碼頭的那場戲是青龍幫自導自演的，這次前往接貨的全是新蛋，他們想挑起斧頭幫對洪門幫的仇怨，就可以坐收漁翁之利。可惜了，人家斧頭幫也沒那麼傻，反過來跟洪門幫聯手，這下虎爺就成了病貓，四處逃竄呢！難以東山再起。”鄭小少爺就像在說書似的，說完還逗笑著。

楊過沉默著，譚波成了幫派之間的炮灰，要是回想起他夢想加入幫會之後將會擁有遠大前程，當他知道他只是被利用了，那又該多傷心。

“我要辭職了。”楊過冷然的一句話讓鄭小少爺差點被口水噎死。“什麼，你說什麼？是待遇不好還是怎麼的，你儘管說。”

“我要回去了，是一個很遠的地方。”

“回去幹嘛啊，找老婆嗎？哦，找老婆，哎，行吧行吧。等會讓燕兒給你結數。真的不考慮留下來？”鄭小少爺十分遺憾。

“你也該收收心了，燕兒的心意你不是不知道。”

鄭小少爺瞪著楊過，“怎麼，不打工了就教訓我來了？”

“誰敢教訓少爺您呢？”蔡燕兒從樓上走下來，把支票遞給了楊過。“祝你幸福美滿呀！”

“謝謝。那我就先走了。”

楊過在回去的路上，在天橋底下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雖然打扮得邋邋遢遢。

“虎爺好呀！”楊過拍拍他的肩膀，那人被嚇得哆嗦起來，正打算擡腿就跑，卻被楊過用胳膊套住他的脖子，“咔嚓。”斷氣了。

隨後楊過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的樣子離開了。而虎爺躺在角落裡，看上去就像是一個乞丐在睡覺一樣。

11、

楊過回去之後將身上所有的錢都分給了身邊的幾個人，讓他們好好生活，也交代了李幸康要好好用功，永遠都會是他的徒弟。眾人紛紛不捨地跟楊過告別。

楊過穿回了剛到這世界時的第一套衣服，祭拜了譚波，最終回到了那個山林之中。“要回去了。”楊過看著這裡的一切，雖然自己不屬於這個時代，但是所遇之人，所碰之物，所經歷的事情，都讓他產生了不捨的感情。他決定回去之後要詳細地跟龍兒分享自己所經歷的事情，雖然有些不可思議，也不知道龍兒聽到這些會是什麼反應。

“阿彌陀佛。施主在這幾個月以來有收穫嗎？”

“收穫頗多。”

無德笑著點了點頭，“那很好，慧靜，把玉佩給施主。”

慧靜將玉佩放在楊過的手心之中，“掰掰！”

楊過看著手中的那塊玉佩，開始慢慢地散發出光芒，很快，白光將楊過全部籠罩住。楊過再一次感受到了一股吸力，他閉上眼，相信很快就可以再見到龍兒了。

不知過了多久，楊過聽到了小龍女在耳邊輕喚自己的名字。

睜開眼，還是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味道，以及熟悉的可人兒。楊過一把抱住小龍女，恨不得揉進自己的身體裏。小龍女一臉莫名其妙，“這是怎麼了？”

“我睡了多久？”

“今天確實睡晚了，都日上三竿了。”

“啊？”

“你這是怎麼了？是不是太累了？”小龍女十分擔憂。

楊過也覺得很不可思議，自己明明在那個世界都生活了幾個月了，但龍兒卻說自己只是睡得太久，還不到一天。楊過立馬起床，從放在角落的盒子裡拿出了那塊晶瑩剔透的玉佩。“龍兒，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一定很不可思議，甚至無法相信，但我卻是經歷過，我相信，那不是夢！”

小龍女看著楊過如此激動，點了點頭。

“那一晚……”

楊過將一切一五一十地講了出來，小龍女既驚訝，又感嘆，當聽到譚波的結局後也很傷感。“過兒，我也想過去。”小龍女拿起了那塊玉佩。

“如果有機會的話。”楊過笑著攬住小龍女。

“哎，玉佩會發光耶！”小龍女話音剛落就被白光籠罩住了。

楊過一臉“怎麼會這樣”，接著很無奈地笑了起來。

一

今天半山村裡的醫館是格外的熱鬧。

三月尾的春寒尚未褪去，村裡幾戶人家的小孩就染上了風寒。這半山村距離山腳下的小鎮有一段距離，再加上本就崎嶇的山路在接連幾天的陰雨後變得泥濘不已，大家只好抱著孩子到村裡唯一一家醫館裡求助了。

「丫頭，去後山上採些車前草和紫蘇，庫房裡的快用完了，還有兩個小孩沒配藥呢。」老陳作為醫館裡唯一的醫生正忙的不可開交，眼瞅著平日囤積的藥草不夠了，他只好讓自己的小徒弟梧桐去跑一趟腿。

「好的，那你注意廚房裡還熬著湯藥呢，我這就出門。」梧桐放下手裡的蒲扇和柴火，朝著廚房外應和著。她臉上被炭火薰得灰頭土臉，看起來亂蓬蓬的頭髮和質樸的長衫下卻藏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格外清澈，再加上她那人天真爛漫的笑容，討足了在場幾位大嬸的喜歡。

擦了擦額前的汗珠，梧桐麻利地背上了籬筐和鐮刀，優哉游哉地向後山走去。

二

「採茶的姑娘忙又忙啲……採一把茶葉簍里裝啲……」梧桐嘴裡哼著不著調的小曲兒，邁著輕快的步伐走在山路上，那泥濘似乎都不忍心弄髒她的花鞋，露水也捨不得打濕她的髮梢。車前草和紫蘇都是常見的藥草，總長在路邊，不一會兒那竹筐就裝的滿滿當當了。梧桐滿意地看了看背後的「戰果」，正準備返城下山去時，突然想起最近老陳的肺病又發了，半夜裡老是能聽到他搗著嘴咳嗽的聲音，而山頂的斷崖上正好有一種藥草是舒緩這病症的。思索著，梧桐已調轉了方向往山崖邊去。

這山崖被當地人們稱為「鬼斷崖」，崖如其名，險峻陡峭，兇險非常；且崖周常年被迷霧籠罩，怪聲時響，再加上常有魑魅魍魎和山妖精怪的奇聞怪事流傳，所以人們冠予它一個嚇人的名號，令周圍百姓對它都是避之不及，言之色變。但梧桐似乎卻完全不受流言影響，她看起來一點也不緊張，更談不上害怕了。只見她輕鬆地攀走於突出的石壁上，像一隻靈活的麻雀般在雲霧間遊走，而她的目光則急切地尋找著藥草，漸漸暗沉的天色和濃郁的霧氣使得情形變得危急起來。就在所見度只能看到一米以內的東西時，梧桐終於在接近半山腰的一棵老樹旁找到了那株藥草。「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呀！」梧桐鬆了口氣，正欲將那藥草拔出，她腳下的那塊石頭卻不堪重負，忽然裂開，一腳踩空的她直直向深淵墜下。

半空中，梧桐周圍開始有綠光閃耀，幾支手腕粗細的藤蔓從山壁上迅速探出猛地拉住了她，極大的緩衝使得她下降的速度逐漸減慢，最後安穩著地。梧桐親暱的撫摸了下那藤蔓，那藤蔓如有生命般繞著梧桐轉了幾個圈，隨後不捨的化為綠色光芒隱去。

「這崖底原來是這麼一汪水潭呀，看起來蠻深的。這一次掉下來，回到村里肯定要花不少時間了。老陳還等著我去送藥草呢！」梧桐環視四周，不滿的嘟囔著。她拍了拍手，正準備離開時，背後卻傳來了一聲氣息微弱的「救命……」

三

梧桐費勁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名重傷昏迷的陌生男子拖回了村裡，此時已是夜幕時分。老陳在醫館門口焦急的踱步等待著，當他遠遠張望，看到梧桐背上背的不是籬筐而是個渾身是血的人時，老陳的下巴都嚇得差點跌倒了地上。

「老陳別傻愣著！救人要緊！」梧桐把男子扔到病床上，回頭對老陳說道：「你先救他，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給你說一遍……」

當楊過醒來時，已是第二日晌午。他睜開眼，瞥見一旁有個女孩正對著火爐煲著湯藥，散發著苦味的中草藥香飄進他的鼻子，刺得他忍不住打了個噴嚏，一身的傷口跟著拉扯痛得他叫喚了幾聲。他這才發現自己全身纏著繃帶，手腳包裹得嚴嚴實實，難以活動。

「欸，你醒啦？！」女孩聽見響動，移步到床前欣喜地望著楊過，臉上寫滿了好奇和興奮。

「嗯……請問姑娘是誰？我現在又是在哪兒？」楊過小心翼翼地觀察著四周，意識到自己似乎正躺在某個灶房裡。

「這兒呢是半山村，你現在在我家的醫館裡。要不是昨天本姑娘去山裡採藥看到了奄奄一息的你把你給救了回來，再加上老陳醫術高明妙手回春，你那麼重的傷早就得去見閻王了。」這小姑娘語氣裡有著藏不住的驕傲，一臉得意地朝著楊過說道。

「噢……噢……多謝姑娘和陳醫生的救命之恩。」

「我叫梧桐，梧桐樹的梧桐。」楊過看著這個名叫梧桐的女孩露出一顆小虎牙俏皮地對自己笑著，「你呢？你叫什麼名字呀？從哪兒來？我們怎麼送你回去啊？」

「我……我不記得了，腦子裡一片空白，什麼也沒有。我一想過去的事頭就特別疼……我只知道我從一處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來，中途被山岩砸中昏了過去。再醒來時，我就在這裡了。」楊過皺著眉，神色顯得極為痛苦，俊朗的面容在絲絲冷汗下顯得憔悴而蒼白。

梧桐手撫上他的眉心，似乎想替他舒展開來。她一遍輕揉一遍溫聲道：「這樣呀，沒事，你先好好養傷，老陳會讓你留在這裡的。既然你記不起自己是誰，那我以後就叫你阿牛吧，村裡的老奶奶都說賤名好養活，哈哈。別人問起來你就說你是我的朋友，這樣他們就不會多慮。想不起來就先不要想。走吧，我帶你出去轉轉，和村裡的大家都認識下。對了，你原本的衣裳破到不能穿了，我幫你收著有空給你補補。這是老陳的一

些舊衫，你先穿著吧。我去外面等你。」說罷，梧桐輕輕掩門走了出去。楊過失神地抱著那疊衣服，嘴裡喃喃自語道：「梧桐……阿牛……」

四

對於這突然出現的梧桐的「外鄉朋友」，村民們一開始都是心存戒備的。不過幾日相處下來，大家一致覺得這阿牛除了說話有點呆笨木訥之外，也沒看出什麼壞習氣。並且有梧桐在一旁繪聲繪色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阿牛是如何家道中落、父母雙亡、重病纏身前來投靠自己時，大家都十分同情他的悲慘身世，紛紛同意他在此長住，有的還邀請他來家裡作客吃飯呢。

面對村民們質樸卻真實的善良與熱情，拙於言辭的阿牛心裡感動得一塌糊塗，一個勁地向他們點頭道謝。雖然遺忘過去的悲痛使他困擾，不過在一句句關切的問候裡，他的心也漸漸溫暖起來。

從此，老陳的醫館裡多了一位打雜的幫手。阿牛雖然有傷在身，但在每天梧桐督促他喝完那些苦澀的中藥後，他也開始幫忙幹一些體力活了。醫館平日裡客人不多，因此每月的收入也很微薄，甚至可以說是寒酸。不過老陳卻滿不在乎，而且非常樂於現狀。他常常捋著他那一撮山羊鬚，樂呵呵地說著：「沒客人不就說明大家身體健康嗎？那可是好事呀！我總不能為了賺錢就整天盼著別人生病吧？這種缺德事我可不做，不然砸了自己醫者仁心的招牌呀！再說了，咱們每天夠吃夠穿，還落得個清閒自在，豈不美哉？」每當這是，梧桐總會扮著鬼臉學著老陳搖頭晃腦，引得一旁正搗藥草的阿牛止不住地偷笑。

「我才不要像老陳這樣呢！我以後要賺很多很多錢，去山下小鎮的商店裡買好多好多糖果，再回村裡給大家修漂亮的房子。還有還有，我還要帶老陳去京城裡最好的醫院……」說到這裡，梧桐停了下來，原本寫滿嚮往的臉上劃過一絲落寞。

阿牛正聽的出神，發現梧桐突然停住，不解地追問道：「然後呢？」

梧桐迅速收斂起臉上的難過，抬頭笑著對阿牛說：「沒啥，走吧阿牛，我們去幫老陳採藥草。」不等阿牛反應，梧桐已經拉起他的手向外走去。走了一段路後梧桐才發現自己還牽著阿牛，而阿牛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有任何不妥，想起以前偷看老陳那些情情愛愛的小說，梧桐的臉逐漸燒紅，手心也冒出了汗。「我們歇會兒吧。」阿牛站在斑駁的葉影間說著，回頭向她露出一個傻笑，梧桐的心跳突然間漏了一拍。

直到後來的後來，梧桐才知道，那種奇妙的感覺，叫做喜歡。

不知不覺間夏天已經悄悄來臨。田野間響起高低不一的陣陣蛙鳴，一絲清爽的涼風吹過，撩動著梧桐耳邊的幾縷髮絲。阿牛此時正安安靜靜的跟在梧桐身後走著路，他手裡拎著一籃藥草，興致盎然地觀察著這寧靜怡人的鄉間美景，山水人田，鳥蟲蛙澗。不知道哪戶人家正在燒火做飯，飄出來的菜餚香氣惹得阿牛的肚子「咕嚕咕嚕」直叫。梧桐轉過身來打趣，阿牛憨厚地笑著。

「今晚隔壁的王嬸做了紅燒肉送過來，可香啦，妳不准跟我搶喔！」

「知道啦，都是你的都給你。」

其實，這樣簡簡單單地生活著，每天採採藥草，做做家務，三餐都吃得飽飽的，還有個人願意一直陪自己說話，也挺不錯的嘛。

他想，過去，似乎也沒那麼重要了。

五

對於阿牛這種不善言辭悶頭做事的年輕人，王嬸是看在眼裡，喜在心上。更何況阿牛還不時幫自己餵雞鴨、挑水劈柴什麼的，這讓王嬸想起了她那個到鎮裡上班的兒子，雖說相隔並不遠，不過她兒子卻老是推託著不肯回家看看，留得他一個人在這半山村裡照顧著雞鴨農田。因此在看到阿牛這麼懂事但遭遇不幸時，王嬸不禁關懷備至，想替他死去的父母多疼愛疼愛這可憐的孩子。「嘿，這麼多，應該夠那兩個小饞貓吃啦。」王嬸從鍋裡盛出一大盤誘人的紅燒肉，圍裙都來不及拿掉就往醫館裡走去。

「王嬸好！隔著老遠就嗅到了你拿手招牌菜的香味！有你這樣廚藝精湛的老媽可真是福氣呀！」梧桐喜笑顏開地接過王嬸手裡的盤子，口水都快要滴到地上去了。

「咱梧桐的小嘴可真是甜，不過可惜我家那小兔崽子不珍惜吶！這說著去鎮裡搞房地產工作，結果一年了也沒回來看我一眼。我這身板老了，下山上山的也麻煩。今天他難得給我打了個電話，居然是來跟我談生意的！說啥讓我勸村裡人都搬到山下去，他們公司要徵用我們村這塊地搞項目，氣得我在電話裡臭罵了他一頓，他還說我是人老了糊塗了，這小兔崽子！咱們祖祖輩輩都在這半山村裡過日子，這些辛勤開墾出來的田地、一磚一瓦造出來的房子、還有那青山綠水、漁米稻林，我們怎麼可能為了點錢就拋棄呢？雖然這幾年村裡的小伙子們都外出打工了，不過只要我們還在這個村裡，他們就別想動咱們半山村一塊土！」王嬸雖已至暮年但說話卻中氣十足，情緒激動的她說話也更高了幾個調，引得路過的村民們都駐足圍觀。

「我也聽人說了，說會給我們錢要我們搬走。呸，誰稀罕那幾個破錢！」

「就是就是，我們在這兒過的舒適快活，才不去那城裡擠在一個小屋子裡遭罪……」

村民們七嘴八舌，卻又同仇敵愾地討論著，表達著捍衛村子的決心。

「我餓啦！進屋吃飯去吧，再不吃菜都要涼啦。」梧桐拉了拉阿牛和老陳的衣袖，催促著他們回醫館裡。

阿牛遲疑了一下，欲言又止，隨即也跟著梧桐進了屋。只剩下老陳面色凝重地站在原地，久久佇立。

六

阿牛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久久不能入眠。

或許是今晚吃的太撐了，亦或許是王嬸的那番話令他不安。村裡的大夥對他都很好，他也很喜歡這裡的生活。他不想大家分開。

不過最近老陳的肺病日益嚴重起來，他在清理老陳的房間時看到了不少帶有咳血的紙巾。不過他沒有給梧桐說，他怕說了梧桐會更擔心、更難過。

但如果搬到城裡去就能拿到一筆錢，那就能夠治好老陳的病了。梧桐的心願也能夠實現了。

可是，大家都捨不得離開這個村子啊。

阿牛想得心煩意亂，索性翻身起床出門，躡手躡腳地爬到屋頂上想透透氣，卻被早就坐在那的梧桐嚇得差點跌了下去。

「你也睡不著呀，過來坐吧。這裡看星星最合適啦。」梧桐對著阿牛淺淺一笑，拍了拍自己身邊的空地。

阿牛點了點頭，徑直走過去坐到她身旁。他轉過頭看向梧桐，剛想問她這麼高的房頂是怎麼翻上來時，梧桐先開了口。

「我以前常常一個人來這裡看星星。」她怔怔地望著夜空，一雙清澈的眼睛裡像偷藏了一顆會發光的星星，「半山村的夏夜裡，天空常常掛滿了星星，一閃一閃地天邊發光，我最喜歡了。老陳教過我那個是北斗七星，那個是獵戶座，那個是仙女座.....還有好多我記不清的星星，組成了那條最璀璨美麗的星河。我聽王嬸說過，人死去之後，若有人牽掛著他，他就會變成星星飛到天上，永遠看著地上那個思念自己的人。她老公就是裡面其中一顆，所以她也常在自家院子裡看星星。」說到這裡，梧桐無聲的笑了笑，眼裡的星光微微閃爍，「阿牛，你有什麼牽掛的人嗎？」

「我.....我記不起以前的事，我現在記得的全是來到這裡的事了。要說牽掛的話，我覺得村裡的人都很好很棒呀，村口的張大爺老是給我西瓜吃，阿滿家的小孩每次看到我都會甜甜地叫我阿牛哥哥，還有總是給我們送菜送肉的王嬸，給我療傷的老陳，還有你.....如果那天不是你發現了我，我現在應該不在這世上了吧。」阿牛溫柔地看著梧桐。

「那你是把我當救命恩人咯？」梧桐俏皮地吐了吐舌頭。

「算是吧，不過我更願意把你看作我的妹妹。」阿牛覺得，雖然梧桐很能吃還老是嚷嚷，但能有個這麼活潑可愛的妹妹也是挺不錯的。

「僅僅是.....妹妹嗎.....」梧桐輕聲自語著，眼中一絲失望的神色閃過。她沈默了片刻，轉頭問阿牛：「你知道我是從哪兒來的嗎？」

阿牛疑惑道：「半山村唄，你不是老陳的女兒嗎？」

「才不是！老陳單眼皮小眼睛牛鼻子，哪裏和本姑娘的雙眼皮桃花眼瓜子臉有半分相似之處啦！」梧桐氣得嘴巴撇的老高，這傻子阿牛居然是這麼想的！

「啊哈哈，我沒問過嘛，搞錯啦！對不起呀！那他和他是啥關係呀？」阿

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後腦勺。

「阿牛，你相信這世上有妖怪嗎？」梧桐突然神秘兮兮地問道。隨著她壓低嗓音，周圍的蟋蟀們也很識相地停止了演奏，池塘裡的游魚們也躲到了荷葉下，不時幾個零星泡泡漂上來和熱空氣碰撞。就連那風兒也不再喧囂，夜突然變得很靜很靜。

阿牛不解地望向他。

「我給你講個故事吧。」

從前，有一棵樹長在一處懸崖邊上，這樹長的位置得天獨厚，可以吸收日月光華、山水靈氣為自己所用，因此她只花費了一半的時間就修煉成了人的模樣。她雖然活了幾百年，但作為一棵樹，始終都固定在那個地方，再美的景色看久了也會膩，所以她變成人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四處溜躑。當她差不多把整座山都遊遍了後，正準備到下一個地方去時，她卻發現自己無論如何也跨不出去那一步。有一股無形的力量總會在她想要走出邊界時把她猛的往後拉。她使出渾身解數，把自己弄得傷痕纍纍也無濟於事。

她鬱悶地找到山神爺爺哭訴。山神說，她是一隻樹妖。她在哪裡扎根生長，她就得一輩子待在那個地方。除非她把自己的根刨出移到另一個地方去。但結果是，她會因此喪命。

這也是所有樹妖的宿命。

她認命了。雖然仍對外面的花花世界充滿了嚮往，但她還是覺得自己的小命比較重要。所以她就在這山上生活，跟山神嘮家常，聽路過的飛鳥說哪裡哪裡發生了戰亂，死了許多人；河裡的鯉魚也會告訴她如今是什麼年份，朝代更迭到了哪一代。她很羨慕這些自由的小妖，生活不像自己這般無趣，被局限在這荒山上。

四季輪換，歲月如流。她看著樹葉黃了又綠，枯了又長。日子似乎就會這麼一直過下去了，她想。

直到那一天，一群人類搬到了山上。

她好奇地躲在大岩石背後遠遠張望，看他們修房子、種莊稼，看他們生火做飯、男耕女織，看他們喜怒哀樂，生老病死。

不知道從哪一天起，她開始有點嚮往這種生活。她記得她從人類那裡偷來的書上面說過，愛是一種可以讓人從凍結的心靈中解脫出來的溫度。

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她充滿期待，活了幾百年的樹妖，還從來不知道愛與被愛是什麼滋味。

「如果能感受到愛的話，一定會很幸福吧。」

七

山神告訴她，不要跟人類來往。

「因為人類是很可怕的生物，他們發起戰爭、屠戮同胞；他們爭名奪利，貪得無厭；他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如果你對他們用了法術，那些臭道士就會把你捉去煉丹爐裡煉藥，毀妳妖身，滅妳元神，害得妳魂飛魄散，所以千萬要遠離他們呀。」

山神對她來說像長輩一樣，所以她很聽山神的話，收起了自己心裡蠢蠢欲動的念頭，對人類敬而遠之，避而不見。

可當那個老男人出現後，一切都改變了。

那天她一如往常地在斷崖邊午睡，突然被一聲求救的呼喊聲吵醒。是人類！她警覺地掃視四周，才發現原來是一個中年男人正單手吊著一根樹枝掛在懸崖上，似乎馬上體力不支就要掉下去了。她一時進退維谷，在救或者不救之間掙扎著，山神的忠告與內心的善良在她腦海裡做著鬥爭。

眼看著那個樹枝就要被壓斷，而這個男人也即將命喪於此時，她還是選擇遵從自己的心，「唰唰」兩下飛出兩根藤蔓將男人給一把拽了上來。

這男人驚嚇過度，身上有幾處被狼咬出的傷口，看來是被狼群逼得走投無路跳了崖。眼看他已昏了過去，她正想上前察看他傷勢時，一聲劍嘯劃破長空飛來。

「大膽妖孽！竟敢攻擊人類，看我今天怎收了妳！」只見一位白眉老道御劍而立，左手執拂塵，右手結法印，周身有寥寥仙氣圍繞，正氣勢洶洶向她衝來。

糟糕！是道士！她知道自己打不過，正欲逃跑卻被老道用術法給定住了身軀，動彈不得。眼見那道士就要殺到眼前，那個男人卻突然翻起身擋在了她面前。

「還請高人手下留情！她並無傷我，是我採藥時被狼群襲擊，跑到這裡時失足掉下了山崖，是她把我救了回來！高人誤會了，請不要傷害她！」看著眼前這維護自己的人類，她的心裡湧上些許暖流和感動。

「可她是妖！一日不除，後患無窮！」道士固執道。

「高人，人尚且都分好壞，難道妖就全部都是壞的了嗎？她既肯出手救我，就證明她無害人之心，乃是善妖。高人勿要錯殺呀！」男人說到此處，回過頭對她感激地笑了笑。

「哼！既然妳執意相救，我也就此罷了。不過這樹妖日後倘若出手傷人，我必來取她性命！」說罷，老道憤憤地拂袖而去。她身上的法術也隨之解開。

「謝……謝謝你。」她摀著剛才被道法灼燒出的傷口，遲疑地向男人說道。

「應該是我謝謝你才對呢！是妳救了我還得妳自己被連累，真的對不起。你跟我回村裡吧，我幫你療傷，我是一名醫生。要不以後你就跟著我，做我的小徒弟，像人類一樣生活，免得那個道士再找你麻煩，我會保護好你的。」

「……好。」

八

「故事講完啦。」梧桐長長地舒了口氣。

「所以，你就是那隻樹妖，老陳就是那個男人。」阿牛的臉上滿是詫異。

「對。這原本是我跟老陳的秘密，現在成了我們三個人的啦，要好好保守噢！等等，我是妖欸，你不怕我嗎？」梧桐伴著鬼臉張牙舞爪地嚇唬著他。

「怕？為什麼要怕，你個小樹妖，比人類小女孩還調皮。再說，你幫著老陳醫治了那麼多人，大家都讚妳不愧是他徒弟，我崇拜你還來不及呢！」阿牛輕輕刮了刮梧桐的鼻子，顯然，梧桐的真實身分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感情。

「好啊好啊，崇拜我以後就多幫我幹點活，紅燒肉多分我一點！」

「遵命，梧桐大人。」

.....

夏夜的靜謐與甜美，隨著荷花的香味飄散到半山村裡的每個角落。

如果天天都這樣，該多好。

九

第二天一大早，老陳就下山辦事去了。只剩梧桐與阿牛留在醫館裡搗藥草。

知了不知疲倦的叫著，太陽也由朝陽換成了落日，而平日裡辦事利落的老陳卻遲遲沒有歸來。

「不會在半路上摔跤了吧。」梧桐擔憂地望向窗外。

就在這時，王孀火急火燎地衝了進來：「你們快跟我走！老陳在山下給人打破了頭啦！」

「啪」的一聲，梧桐手裡的藥罐子摔在地上，砸得四分五裂，支離破碎。

待到阿牛與梧桐趕到山腳下時，老陳正被另外幾個村民攙扶著，他額頭的傷口上滲出的殷紅的鮮血看得梧桐膽戰心驚。他們的對面站著一群穿著保安制服的人，背後有一架推土機和幾輛汽車，為首的是一個挺著啤酒肚的禿頭男人，一旁還跟了個點頭哈腰的眼鏡男正給他搥背搖扇——正是王孀口中那個不爭氣的兒子。

王孀怒氣沖沖地走上前去，一巴掌打在她兒子臉上：「小兔崽子！你居然幫著這些奸商來搶我們的村子！我白養了妳那麼多年！你對得起你死去的老爸嗎？」

眼鏡男冷笑著扶正了眼鏡：「你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我看在你是我媽的份上，已經給過你們機會了！你們這群老頑固死活不肯搬走，那老陳不知好歹，居然敢攔我們的車，活該挨打！別說老爸了，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擋不了我的發財路！」

「妳！」王孀怒目而視，剛想伸手再打一記耳光卻被眼鏡男一把推倒在地，「滾開！」

梧桐正檢查著老陳的傷口，忙著給他止血，轉眼發現王嬌也吃了苦頭，而其他村民礙於對方人多勢眾，也只能敢怒不敢言。這時，阿牛站了出來。

「你們別欺人太甚了！」他憤怒不已，指著那個領頭的男人吼道。

「啊，小伙子，可真是初生牛犢不畏虎啊！」男人猥瑣地笑著，露出嘴裡的幾顆大金牙。

「我們已經報警了！你們不要亂來！」阿滿抱著小孩，舉著手機威脅道。

「報警？不好意思，我花了不少錢把警察局裡裡外外都打點了。現在無論你打多少個電話，都不會有人來的。」男人得意地大笑，滿臉橫肉也跟著上下顫動。

「你們要想到村子裡，就先從我身上踏過去！」阿牛毫不畏懼。他所珍視的村子，怎麼能允許被人毀掉！

其他陸續趕到來的村民們也紛紛手執鋤頭、鐵錘往前衝：「和他們拼了！衝啊！保護村子！」

對方的人也紛紛抽出鋼管甩棍，兩幫人瞬間扭打在一起，只聽見人們的叫罵聲、痛喝聲、叫喊聲和婦女小孩的哭聲交織在一起，場面混亂不已，塵土飛揚。

梧桐看著老陳還處於昏迷狀態，轉身想去幫大夥的忙。「擒賊先擒王」，梧桐想，去把那個肥胖男人挾持做人質逼他們離開就行了。於是她從地上拾起一把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溜到男人身邊，正要出手卻被眼鏡男一把抓住；「老大小心！」

不能讓他壞事！

梧桐一個回馬槍，翻身躍過眼鏡男，一腳踢在他小腹上，手臂剛要抓住那男人手臂，卻被那胖子猛的掐住脖子，任憑梧桐怎樣掙扎也擺脫不了。男人用邪惡的眼光上下打量著梧桐，淫笑著說道：「沒想到這還有個長得不錯的小妮子嘛，今晚陪陪爺，爺饒這幫村夫不死，如何？」說完，他伸出手捏著梧桐的下巴，色眯眯的盯著梧桐。

「混蛋！拿開你的髒手！」阿滿怒不可遏，奈何他被幾人圍攻，還得保護好身邊的小孩，自身難保的他也救不了梧桐。

千鈞一髮之際，人群中突然殺出一個熟悉的身影撞飛那胖子男人，救下了梧桐。

是阿牛！

「來人！給我打死這小兔崽子！膽敢壞我好事！打！往死裡打！」男人的金牙被磕出來一顆，氣急敗壞的他凶神惡煞地指使手下去報復阿牛。

「阿牛快逃啊！」梧桐心急如焚地叫喊著。

可傷痕纍纍的阿牛哪裡還有力氣，在剛剛的群毆中他以一對多受了不少傷，而身上的舊傷又在此時復發，所以他非常容易就被幾個人抓住後拳打腳踢，而他的叫喚聲也由高變低，氣息逐漸微弱。

「別打啦！求你們別打啦！」梧桐答應過老陳不再使用妖法，因此她只能衝到那胖男人腳下苦苦哀求著。

「他媽的煩死了！要不是你這小鬼，我也不會丟掉那顆寶貝金牙！你和那小兔崽子一起去死吧！」胖男人幾近癡狂地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從警局買來的手槍，他對準梧桐，扣下了扳機。

「砰——」槍聲撕裂了夜幕，像一聲怒斥，把所有混亂的聲音都終結為安靜。

混戰中的人們都停了下來，驚恐地望向槍聲的源頭。只見老陳胸口中彈，倒在了血泊之中。原來剛才電光火石之間，是老陳衝到了梧桐身前，為她擋下了子彈。就像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他護住梧桐那樣。

梧桐看著眼前緩緩倒下的老陳，她第一次聽到，身體裡有破碎的聲音。眼前的世界突然沒有了顏色，只有從老陳身體裡流出來的血是紅的。像從前那樣，老陳寵溺地看著她，吃力地笑：「丫頭，我答應過妳會保護你的。我做到啦，只是遺憾我沒有保護好村子。算啦，我床底下有個盒子，裡面是我這幾年來存的一點錢……」

梧桐覺得眼睛很燙，但無論如何沒有一滴眼淚。妖，是不能哭的，因為上天認為他們沒有人類的感情，不配擁有愛與被愛的權利。

「丫頭……那些錢不多，是我為你準備的嫁妝，我本來想再存幾年，但來不及啦。」說到這裡，老陳咳出一嘴血，用盡最後的力氣看著梧桐，「丫頭，這些年來，我早已不在乎你的從前。不知從何時起，我已把你當做了我的女兒……」他的氣息越來越弱，最後，停在了一個淺淺的微笑上。

一聲驚雷在天邊炸響，四面八方湧來的烏雲似乎要把天都壓塌了。傾盆的大雨從空中砸下來，梧桐抱著老陳逐漸冰冷的身體，一動不動。阿牛此時也被其他村民救了起來，一身血污的他努力睜開一隻沒有被打腫的眼，望向梧桐那邊。

突然間，梧桐仰起頭，目露兇光地叫道：「我要你們陪葬！」說罷，地面突然裂開，綠光四射間，蛟蛇般的藤蔓從地底鑽出，將人們拋向空中再狠狠砸下，一時間哀嚎遍野，血流成河。村民們也驚慌失措，開始四散逃跑：「有妖怪啊！」

「梧桐快住手啊！你忘記使用妖法的下場了嗎！會招來那道士的！」阿牛想起梧桐的故事裡的那番話，開始勸阻她停下。可梧桐已經被怒火沖昏了頭腦，現在的她只想殺死那些傷害過老陳的人，看著這些弱小的人類為他們的暴行付出代價，梧桐只覺得痛快無比。

這時，一柄飛劍從空中猛地刺下，鋒芒直指梧桐。「糟糕！是那個道士來了！」來不及多想，阿牛奔上前去用身軀撞開了飛劍使它脫離了原來的飛行軌跡，而他自己的肩膀也被劍刃划開了一道口子。

溫柔的血濺到梧桐身上，喚回了她的理智。恢復清醒的她抱起受傷的阿牛，心神一動，化為一道綠光消失在原地。

阿牛睜開眼，發現梧桐把自己帶回了醫館裡。

「為什麼不逃得遠一點？在這裡的話很快會被追上的。」一想到那道士的威力，阿牛不禁擔憂起梧桐的安危。

梧桐愣了愣，點頭應道：「嗯，我回來拿點東西，馬上就走。」她從自己枕頭下拿出一根項鍊，上面有一片銀質的梧桐葉作成的吊墜。

「這是以前老陳託人專門給我打造的。過來阿牛，我現在把它送給你了。」她看向手中的項鍊時，目光裡的柔情掩蓋住了眼底的哀戚。

「老陳說，當我遇見了喜歡的人時，就為他戴上這根項鍊。」她顫抖著為阿牛把項鍊戴好，眼睛裡的光芒一點一點黯淡下去。接著，她手結法印，默念咒語，耀眼的綠色光陣在他們腳下綻開。

「我們現在去哪？」阿牛問道。

梧桐苦笑著：「哪兒也不去……這是為了恢復你記憶而造的法陣。」說完，她一口鮮血吐出。

「為什麼要這樣做！我不需要這個！我們不是說好一起逃跑嗎！」阿牛的手絕望地敲在光壁上，語氣中隱隱帶著哭腔。

「傻阿牛，你忘了嗎？我是離不開這座山的，這是我的命劫。那個道士始終會殺死我的，與其被他殺掉拿去煉丹，不如我把我最後的生命力和法力都用來啟動這個法陣，就當我送給你最後的禮物吧——你的過去。今晚過後，其他見過我的人都會忘記關於我的事。你明早可以離開這裡，重新生活。我現在就要去陪老陳。走之前還要告訴你，傻阿牛，我很喜歡你，遇見你和老陳，還有村子裡的大家，讓我覺得，我是一隻幸福的妖。我終於明白了，愛，是什麼感覺。」她笑顏如花，眼角有晶瑩的液體滑落。

回憶在綠光的喚醒下源源不斷湧入他的腦海，可那些金戈鐵馬、刀光劍影的過去在此刻卻顯得微不足道。他對著梧桐僅存的一絲身影急切地說道：「梧桐姑娘！我叫楊過！楊樹的楊，過去的過！」

「你好啊，楊過；再見啦，妳永遠是我心中的阿牛。」最後一縷綠光伴隨著梧桐清脆的聲音消散於黑夜之中。楊過癱坐在地上，淚如雨下。望著胸前那根閃閃發光的梧桐項鍊，他想起了那個愛笑的女孩。

「我叫梧桐，梧桐樹的梧桐。」

「你叫阿牛吧，以後就跟著我混啦！」

「你可別跟我搶紅燒肉喔！」

「半山村的夏夜很美，我最喜歡了。」

「阿牛最好啦！」

「阿牛，我很喜歡你。」

……

十一

若干年後的一個夜晚，楊過坐在一棵梧桐樹下抬頭望著夜空。

隔壁家的小女孩看他看得入迷，好奇的問他：「楊爺爺，您在看什麼呢？看得那麼認真？」

此時的楊過已經年至花甲，白髮蒼蒼的他一雙眼睛裡卻裝滿了思念。他指了指天上說道：「天上的星星裡，有兩顆是楊爺爺很牽掛的人變成的。我在看他們，我相信他們也在看我呢！」

晚風拂過，梧桐樹的樹葉沙沙作響。